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七　正紀十二　附見五

隋激海沙門釋志念傳一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矩傳二 慧感 慧賾

隋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傳三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傳四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傳五 慧相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傳六

隋終南山至相道場釋彭淵傳七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八

唐京師慈門寺釋普曠傳九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

唐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侃傳十一 道撫

唐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十二 慧遠

釋志念俗緣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潁川寔蕃之後胤也因官而居河朔焉念氷清表志岳峙澄神後朗絶倫覩方在悤焉至受具問道鄴都有道長法師精通智論為學者之宗乃荷箱從聽經于數載便與當席擅名所謂誕礼休継等一期後列連衡齊德

意謂解非滿抱然于蓋棺乃遊諸講
肆備探沖奧務盡幽賾又詣道寵法
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同先覺於
即道王河北流聞西秦有高昌國慧
嵩法師統解小乘世号咙曇孔子學
徒天下眾侶塵隨沙門道猷智洪晃
覺散魏等並稱席中杞梓慧苑琳球
念顧眄從之戒名歔上皆博通玄極
堪為物依乃旋踵本鄉將弘法澤時
刺史任城王彥帝之介弟情附虛宗
既屬念還為張法會與僧瓚法師對
揚道化盛啓本情雙演二論前開智
度後發雜心毗對剝鋒無非喪膽時
州都沙門法繼者兩河俊士燕魏高
僧居坐謂念曰觀弟幼年慧悟超邁
若斯必大教由興名垂不朽也於即
頻弘二論一十餘年學觀霞開談林
霧結齊運移曆周毀釋經遂乃逃迸
海隅同塵素服重尋小論亟動大機
疑處廓銷許聆明運值隋國創興佛
日還復勑訪之始即預出家而包蘊
迦延未遑敷述至開皇四年謂弟沙
門志湛曰吾窮冠小乘自揣與羅漢

[illegible]
齊鑣也但時未至故且鍛翮可湛夙眷
法味於其告及以事違明彥法師彥
成實光緒恭重念名與門人洪該等
三百餘人躬事邀延闡開心論遂騁
垂天之翼卵蓋世之功循御應機披
圖廣論名味之聚緣重之識恭舒曼
吉之下並廢終窮之前大義千有餘
條並為軌導至如迦延本經傳誦來
久業捷度中脫落四希諸師講解曾
無異尋念推測上下懸續其文理會
詞聯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後江左
傳本取勘遺蹤校念所作片無增減
時為不測之人焉撰迦延雜心論疏
及廣鈔各九卷盛行於世受學者數
百人如汲郡洪該趙郡法懿漳濵儇
正義國道深魏郡慧休河間圓粲後
儀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壽明
儒海岱圓常上谷慧藏並蘭蔣齊芳
鍾武傳業開河濟洽二十餘年隋漢
王諒作鎮晉陽班條衛冀搜選名德
預有弘宣令與門學四百餘人奉礼
西并將承王供諒乃於宮城之內更
築子城安置靈塔別造精舍名為肉

[illegible]

城寺列念居之開義寺是也勞問殷
至特加九礼又令上閣府諸議祭軍
王顧宣教云寡人備是帝子民父祖
政興蕃召請法師等遠来降趾道不
虚運又精人弘正欲開揚佛教使慧
日清朗地歷蒙頼法之力也亘銓舉
業長者可方大興國寺宣揚正法當
卿大衆遥推念焉既預經綸郎弘敷
訓先舉大論末演小乘辯注若飛流
聲暢如天鼓三乘並驚四部潭瑾其
知名者則慧達法景法楊十力圓經
法達智超僧鸞僧藏静觀曹趣神素
道傑等五百餘人並九土揚名五衆
馳德精窮內外御化一方銷鄙悋崇
達中斷封疑於理際仁壽二年獻后
背世有詔追王入輔王乃集僧曰今
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可共賞入
入朝擬抗論京華傳風道俗衆皆椆
顧未之有對王曰如今所觀念法師
堪臨此選遂與同行既達京師禪林
創講王自為檀越經營法祀念登座
震吼四巻永消清論徐轉群疑潛遣
由是門人慕義千計盈堂遂使義虛

經笥九衢同軌百有餘日盛啓未聞
王又與念同還并部晉陽學衆竚
想來儀王又出教令於實其寺開授
方面千里法座輟音執卷尋旨相趍
階位會隋高晏駕中外相疑漢王列
境舉兵緣觀海陸念秉畳還里與沙
門明空等講宣二論紹業滄溟望風
摠集大業之始戴蕩妖氛招引義學
充諸慧日屢詔徃徵頻辭不赴以大
業四年卒於滄土時年七十有四勃
海太守金紫光禄大夫歷陽公宋元
亮及諸緇素若喪嚴親為之建塔益
洲福成寺道基法師慧解通徹祖習
有所乃為之行狀援引今古文質存焉
釋智鉅姓吳氏吳郡人性矜莊善機
會美容貌雅為衆表又善其辭偏愛
文章每值名賓輒屬興綴采鋪詞摛
錦勇思霏霜而儀軌憲司未沵流俗
初聽興皇朗公講討窮深致學冠時
雄而神氣高摽在物奉出威儀庠序
容止端隆雖處處虛閑立操無改有
人私覘兩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抄
反枕其謹慎故重叙之講四論大品

續高僧傳卷十一 [illegible]
洞聞從府鏡識宗歸披揮金陵皇鳳
頻法吐納機辯適對當時號五洲東
砥礪前學致使禹亢西落咸嘉推繁
未淺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遣百
人將州刺史武山公郭演陪之卑宰
劉若南蕃奉敬諸謁降情歸舊陽
徘鎮揚越採扶英靈非既與舍東甌
名流西楚徽居慧日處以異論而執
意出尋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
瀾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關壤勅住
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問隆緊
置以華房朗以明德一期俊彥並是
四海授揚非特立清秀不偶群倡單
恩曲尋無徹不討外辭以疾內受勞
通業講六時研精九部總有晉昧覽
興賦詩晴暫閑餘使觀流略製中論
疏止解偈文青目所銷部而輕削每
講談敘精權宗致雅涉曇影之風義
塵天鋒頗愫洪偃之量時有同師沙門
吉藏者學本興皇咸名相架文藻描
造非實過之所以每講敘至皆制新
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禽附味道者
移矣而性平水抑詞力遲詞自非眾

集未曾聽覩以大業二年正月卒于 續高僧傳卷十二 [illegible]
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于鄭之南門
人慧感慧賾親承嘉論詢簿有歸
後於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門侶
衆出百人傳嗣宗勣不爽遺緒
釋慧海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久積聞
熏早成慧力年在童亂德類老成所
以涉獵儒門歷覽玄肆雖未窮其章
句略以得其指歸乃曰可以栖心養
志者其惟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髮
染衣為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
子也流心宗匠觀化羣師十八便講
涅槃至於五行十德二淨三點文旨
洞曉詞采豐贍既受具戒轉耽毗尼
屏迹山林專崇禪業居于郿豐之伏
讀山會周武肆勃仁祠廢毀乃竄身
避難奔齊入陳戒品無虧法衣不捨
又採聽攝論研窮至趣大隋御宇方
踐京邑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
鑒欽其德望為立伽藍遂受以居之
今之靜法寺是也課業四部三學兼
所門徒濟濟于今傳美末愛重定行
不好講說緘默自修唯道是務而無

持聲望不言加飾直心道場於斯人 續高僧傳卷第十[illegible]
矣仁壽已前文帝頻頒璽書分布舍
利每感異祥恒有延譽之美故感應
傳云初海造塔于定州恒岳寺塔基
之左有瀅名曰龍淵其水不流瀦湛
懸岸及將安置即揚濤沸涌激注通
于川陸父老傳云此水流竭不定但
有善事相投必即泄流奔注其徵感
如此類也後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
寺有人鑿壁及痼疾者積數十年間
舍利初到舉來礼懺心既殷至忽便
老損輕健而歸久值亢旱飛塵天塞
又感甘澤地如油塗日朗空清來蘊
數万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
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極命諸徒
曰吾聞上棟下宇生民之偓擬外擲
內指世界之縈羈既累形骸於桎梏
亦礙生世於大患豈攝礼義於躔塵
卜宅葬於煩飾者也宜宗薄葬用
嗣先塵貽諸有類矣弟子欽崇德範
收骨而建塔于終南之峯即至相之
前嶺也刻石立銘樹于塔所自海之
立寺情務護持勸攝僧倫延迎賓客

凶年捉及振名京邑亦 [illegible]
釋辯義姓馬氏貝州清河人也少出
家沉靜寡言世事志懷恢廓善與人交
久而彌敬言无勃怒泊然達量初歸
誕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年登冠
便就講說振法傳道疑難縱横隨問
分擗曾無遺緒有沙門曇散者鉅達
遜古名重當時聞義開論即來僤擬
往返十番更無後嗣義曰理勢未窮
何不盡論散曰余之難人問不過十
卿今若勢不盡知復何陳當即舉
兩河甫為稱首屬齊曆六季周喪道
津乃南達建業傳弘小論屢移聲價
更隆中土隋煬搜選名德令住日嚴
以義學功顯著之開輔諸義決疑
日不虛席京師俊德皆來道撫及隨
淨業皆執文諮議窮其深隱並不盡
其情也後以世會明時寺多高達一
處五講常係法輪義皆周歷觀詳折
中卯理而晦景消聲不吝前失必應
機隊緒者並從容辭讓無何而退不
欲顯點於前故英雄學其卑牧傳芳
又其來昔仁壽二年隋漢王諒遠迎

志念法師来華京室王欲銜其智術也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高指咸廢講而同師焉義肅其筵肆聆其雅致乃以情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念處座命曰向所問者乃同疑焉請在下座返詢其志義潛隱容德世罕共宗及見慧發不思合京竦神傳聽甚為顯晦皆此類也煬帝昔位春宮獻后云背召日嚴大德四十餘人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及義對揚玄理允塞天心沙門道岳命宗俱舍既無師受授解莫從凡有疑議皆賫而取決岳每歎曰余之廣揚對法非義執振其經哉故洽聞之美見稱英達時有沙門智矩吉藏慧乘等三十餘人並煬帝所欽日嚴同止請義開演雜心顧惟不競即就元席既對前達不事附文提舉經綱標會幽體談述玄極不覺時延其為時賢所重如此以大業二年遘疾卒于住寺春秋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頲為之碑頌初義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寶融

寺既建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暉先 [illegible]
有舍利九分將入道場數之加得十
二分又放光明隨人緣念色相不同
青紅紫白同時異見或佛像僧形重
沓而出前後放光日別數度將入塔
夕復於基上氣發黃紫去地四尺擁
平後夜又放大光上屬星漢下遍城
邑合境頂戴欣其嘉瑞四年春末又
奉勅於廬州獨山梁靜寺起塔初與
官人等行覓地行至此山忽有大鹿
從山走下來迎於義騰踴往還都无
所畏房既高敞而恨水少僧衆汲難
本有一泉乃是僧粲禪師燒香求水
因即奔注至粲亡後泉涸積年及將
擬置一夜之間枯泉還涌道俗欣慶
乃至打刹起基數放大光如火如電
旋遶道場遍照城郭官民同見共嘆
希有

釋明舜姓張青州人少在佛宗學同
經論偏以智論著名次第誦文六十
餘卷明統大首馳譽海濱解業連環
世稱雄傑值法滅南投匿于建業攝
山棲定周流講席後過江北住安樂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二張　可

寺時弘論府肆意經王大小諸乘並
國准的盛為時後所採時沙門慧乘
辯抗准陽義歸有叙從舜擿大論
定其宗領遂尒弘道累稔栖意未終
多經入夢具見冥官徵責福業尋沓
講智度論并誦本文六十餘卷冥官
云講解淨虛誦經是實餘齡未盡且
放令還既寤便止談論專私自業末
為晉王召入京輦住日嚴寺傳燈事
絶終宴其心時叙玄義頻傾品藻仁
壽四年下勅造塔令送舍利于鄭州
福田寺寺是州北三里鼓吹山上無
天雨晦冥便增鼓角之響因以名焉
竹林蒙密層巘重疊唯有一路纔可
通車寺處深林極為閑坦是南齊高
帝所立也三院相接冣頂別院名曰
禪居趙州沙門法進之所立也下瞻
雲霧至於平旦日晚望見橫雲之上
乃有仙寺每日如此實為希有之勝
地也尋綦行山勢唯此為佳乃於次
院之內安置靈塔搖基三尺得一小
虵可長尺餘五色備飾乃祝曰若為
善相可止香奩依言即入遶長復來

經傳三日便是所在又添一丈獲方
石一段縱廣徑丈五尺如鏡擬側更
然如人所造即以石函置上而瘞塔
焉以大業二年卒于京寺春秋六十
矣門人慧相者惠聲有擬當嗣厥業
崩美江都
釋智梵姓封氏渤海條人後因祖父
剖符遂居涿郡之良鄉焉岐嶷美
早悟歸信年十二屆河間郡值雲門
禪師求而剃落遂遊學鄴都師承大
論十地等文並尋味弘旨溫習真性
後嚮遐邇同侶歸宗二十有二預當
師導後葉錫嶠幽通化京輦編歷二
紀剎益弘多結眾法筵星羅帝里開
皇十六年天水扶風二方勝壤聞梵
道務競申奏請有勅許焉梵往岐虛
舟懸還天水大行道化信靡如風仁
壽末年重還魏闕法輪重轉學侶雲
隨關楔剖文皆傳義旨其年季春奉
勅置塔於鄧州寶香寺仍於塔東流
水獲毛龜八棱寺內基東地內又獲
八棱皆大小相似與世無異但毛色
青綠可長三寸背上横行五節而起

[illegible] 造 [illegible]

光相超異出水便靡但見綠甲入水
毛起歷參上隷具以奏聞由是騰貴
楚都知名帝聞大業五年又應詔旨
令住禪定靜緣攝想无替暄寒九年
二月四日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五
遺屬施身門徒遵旨乃送終南山鳩
集餘骸緘于塔內外施銘文于今傳
尚矣

釋靜淵姓趙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
榮茂冠蓋相承猒此浮假希聞貞素
十二出家道務宏舉定慧攸遠屬周
武淩法而戒足無毀慨佛日潛淪擬
抉目餘烈乃剜眼奉養用表慧燈之
光華也然幽情感通遂果心願暨隋
文重開正法即預緇衣而慧業遐舉
聞持莫類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
一聞無墜歷耳便講既釋衆疑時皆
業伏行必直視動靜威安住則安禪
緣諸止觀一鉢之與百納始習至終
常坐之與山居報頃便止識疑有涉
敘足不行尼寺市闠由來不往斯誠
節動後昆屬淸末法薫以是非長短
平附習懷供給僧傳身先執物承靈

[illegible]

裕法師橅涉東夏乃從而問焉居履
法瑩巫經晦朔身服疏素推景末違
回不尋文口無泛義門人以為蒙類
也初未盡之裕居座數觀異其字
而未悉其志解乃召入私室與論名
理而神氣運尋思緒鋒遊對答如影
響身心如鐵石裕因大悅賞以為吾
之徒也遂不許住瑩同居宴處論道
說義終日竟夜兩情相得類罄幽深
澗謂理出不期更流神府博觀藏集
全無可師遷返裕所具陳性欲後整
操關壞屏迹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
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今之至相寺
是也裕後勅召入朝纔有間隙徑投
澗寺欣暢意得頒陰屢改又以帝之
信施為移山路本居造監慕近川合
將延法衆未回經遂裕卜西南坡阜
是稱福地非唯山衆相續亦使供擬
無虧澗即從焉今之寺據是也自爾
迄今五十餘載四年或及而寺供無
絕如裕所示斯亦預見之明也因茲
卒于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即
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澗奉持乞

鉢一受至終行住隨身未曾他洗終
前十日破為五段因執而歎曰鉢吾
命也命緣已謝五廢散矣因而遘疾
此則先現滅相後遂符焉及正捨壽
之時鍾聲無故斷破三年之後更復
如本此皆德感幽顯呈斯徵應卒如
此類也弟子法琳夙奉遺蹤苟崇徽
緒於散骸之地為建佛舍利塔一所
用津靈德立銘表志云

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少從
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師學通經論奘
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
種梨耶聞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
別傳宗受業智論十地地持成實毗
曇大小該博晚住州中遊德寺寺即
宗之所造房堂園圃悉是經論聲名
雄遠玄素攸仰及講大論天雨衆花
旋遶講堂飛流戶內既不委地久之
還去合衆驚嗟希有瑞也宗雖因對
劬不惓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時共
伏其遠度晚住慧日英彥同聚說畱
是推常講成實弘匠後學為鄭欽嵩
礼問僾繁上清東叓又欽德素之人

續高僧傳卷第[illegible]

西京住勝光寺復延入弘義宮通胥
法集學侶百餘咸從伏聽披闡新異
振發時心自余周輪隋講無替雖無
成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于
所住春秋六十一秦府下教贈物二
百段承葬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巖
釋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郿人也七歲
出家依止圓禪師而為沙彌居山飼
栖一十五載誦讀經教日夕相連及
進大戒便行頭陀乞食人間栖投林
冢二十餘載對梗嚴毅卓犖不群言
議酬捷孤然天挺後遊聚落採拾遺
文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解聞
即悟章便攝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
奇卒難解釋皆歎其俊銳莫肯前驅
每與周武對揚三寶析理開神有膺
朝典佛法正隆未勞聽解遂往樊川
頭陀自靜衣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
瞋引刀將刎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
則而惠之建德之年將壞二教關中
五眾驚擾不安曠聞之躬往帝庭虔
陳至理一不納其言退而私業于斯時
也寺塔湮廢投命莫從達造則力竭

鄭道近從則心輕易從遂因其洛位
[illegible]逢令
消息其中武帝雖滅二教意存寺術
使更置通道觀學士三百人並選佛
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之旐理義精
通時共舉任居學正剖斷時方為
諸生先不久廢觀聽士隨才賦任頒
力扶躬耕稚耘無委寄禄奄肅復征
峨山從事奉導舊約不黷情染衣叙
鬚髮信儀臨官剃鬚留頭戴紗帽
縱其咽領同爲常執有年判約筆斷
如沐務涉繁摒者便去我本道人不
閑俗網同國上下咸委其儀度也頒
曉通擬任其易世隋氏將興普崇僧
立相如朝服不同剃前方具置百二十
人並括剃法牙角不涅塵俗者嚼識
悟闇遑當其一焉尋復廢之大法昌
顯並預出家同居興善杲敢雄教衆
所光之隋文以通道觀鍾賜玄都觀
黃巾一族同共移來將達前所嚼寧
挑法偏標律學之立理既平便又聊
可道士望風素然自嚴乃懸于國寺
静衆百里隋高自禪建帶輿乃召
居之大業末年又登經任大唐啓運

別奉詔書慰衛勞撫曰別相見武德 [illegible]
三年三月卒於慈門寺春秋七十三
遺告捨身山路不須塋壠弟子捉萃
餘骨起塔於終南龍池之岑樹銘旌
德于今存焉
釋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晉永嘉南遷
止于建業父超道本州判史十一投
炅法師將欲試其神采乃以觀音誦
之初夜一時須臾便度自誦聞之如
經月頌即度出家會炅亡沒夢見兩
虵從師脚出入恭脚中忽介驚覺自
覺心志弘雅身相安怗便往開善徹
法師所聽採成論義疏極細狀如蠅
頭一領入紙不遺一字衆齊五百莫
不推先受具已後隨惠曉禪師綜習
定業深明觀行顗蒙印可又聽成實
謂有餘悟反求所明翻成疑阻即以
問諸講匠皆無通者逢高昌嵩公開
揚地持十地因從受學不逾年稔大
義皆明於前疑中又削其半乃行保
地持偏講法花控引宗歸得其奧旨
陳至德初栖山慧布北鄴初還欲開
禪府苦相邀請建立清徒恭揖布慧

[illegible]

嘗便之此往樹立經往引接得宗故
得栖霞一寺道風不墜至今稱之詠
謂不絕恭又從布聽採三論善會玄
言於前諸疑都並消釋及布之亡委
以徒眾既承付屬率誘如初而德素
尊嚴見者皆悍整理僧務功在護持
仁壽末年獻后崩背帝造佛寺綜御
須人僉委聲實以狀聞奏下勅徵入
為禪定道場主經正僧網清肅有聞
逮于隋代常往斯任隋齊王暕奉其
道德礼以為師既受戒已施不五百
領一無所受乃從餘散唐運初興歸
心泉石遂避官於藍田悟真寺栖息
林岫將事終焉而御衆攝持聲光帝
里武德二年下勅召還依舊檢校仍
改禪定為大莊嚴及舉十德統攝僧
尼京華諸僧攝伏威嚴遂一不登及
高祖聞之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為
綱紀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
遂居大德之右專當剖斷平恕衷詣
眾無怨焉以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初恭弱年
入道志力勇常不以利傾不以威動

敦肅嚴毅深有大猷曾經山行虎伏
前道從邊直過情無顧及大業中年
象感起逆僧有競者言與同諱于時
正在堂中登坐竪義兵衛奄至圍遶
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恭曰自省
無事待論義訖當自辯之從容談敘
都無異色斯例甚衆略陳一二由茲
風問陳隋唐代三國天子之所隆焉
葬于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秘書監蕭
德言製文

釋法保姓鄭氏榮陽人也弱年從道
志力堅明體理方廣常流心府開皇
山靈巖行徒清肅瑞迹屢陳遂搆衆
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會彼衆心自
欣嘉運及進具後勵節弘規預在清
訓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博覽群宗
隨聞幟載有倫前達有憫法師道播
當時傳係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
保又從焉聽其開釋皆周涉正理遵
循章乘屬齊歷不緒周湮法教南度
攝應緣求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
江陰栖遲建業驟採新異鎣飾心神
江都安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

傍攝論真諦親承偘乃三業歸從玄
義請決即開轄勝相覆敘所聞明白
聽之恐有遺逸偘母於隱義發明鋪
示既久悟當時皆合掌稱善隋煬晉
蕃昔鎮揚越搜舉名器入住日嚴以
偘道洽江淮將欲英華京部乃召而
隆遇既達本寺學供禮之威業弘被
栖心止觀時復開道唯識味德禮懺
匠益循學垂動物心仁壽二年文帝
感瑞廣召名僧用增像化勅偘往宣
州安置舍利既奉往至統叙國風陶
引道俗革化歸法者數亦夥矣初孟
春下詔之日宣州城內官倉之地夜
放光明紅赤洞發舉焰五丈廣一丈
許官人軍防千有餘人一時奔赴謂
是火起及至倉所乃是光相古老傳
云此倉本是永安舊寺也至于明日
永安寺樓置塔處又放光明如前
無異眾並不委其然也季春三月偘
到宣州權止公郡案行置所通皆下
濕一州之上不過永安既預光待因
構塔焉又令掘舍光之處果得石函
恰同棺槨不須繕造因藏舍利又降

甘露凝於樹枝香甘過世又感靈芝

一枝生於舍利堂壁九枝盤曲光色
殊異遂令以表聞奏又造塔梁州還
令偘往初至館停閒空中天樂繁會
聆耳道俗慶之又感異香乎来充鼻
掘地四尺獲一古瓦銘云千秋万歲
樂未央偘奉福弘業亟發徵祥抑是
冥通豈唯人事旋還京邑講授相尋
大唐受禪情存護法置十大德用清
朝寄時大集僧衆標名序位偘儀止
肅然挺超莫擬旣德充僧望遂之斯
任恂恂善誘弘悟繁焉晩移興善講
導無替武德六年十一月卒於所住
春秋七十三矣殯於東郊馬頭空內偘
學專攝論躡足親依披析幽㫖渙然
標詣解義擇名見稱清澈諸赴聽者
欣其指況有道撫法師者後頴標首
京城所貴本住總持宗師異解用通
攝論及臨偘席數扣重關束心展礼
飡承音訓遂捨其本習從歸眞諍且
偘形相羙偉庠序端隆折旋俯仰皆
符古聖所以隋朝盛德行業乃殊至
於容服可觀引命徵召必以偘爲言

首其威儀之選爲如此也及其少眠 緇衲僧侶來生[illegible]
紫石老遂苦之醫許若須以睹內用
厭藥勢似曰終須一謝豈得救他因
緣疾取終其翹誠重物又若於此 儀初
並名並入安眾從佑內患曰道場沙門智壽曰 儀之爲字人口爲信又從川字言得的也因係之
擇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
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
遷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
見於真諦仍乞詔之諦問其所懷可
爲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無爾
事父後出家名爲道諒精勤自拔苦
節少倫乞食聽法以爲常業每日持
盂將還既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
施方始進之乃至涕唾便利皆先以
手承取施應食眾生然後遠棄其爲
遵之行初無中失諦恒將藏聽興皇
寺道朗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真
年至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日新幽
致凡所諮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
高倫次詞吐贍逸弘裕多奇至年十
九處眾覆述精辯鋒遊酬接時彥綽
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眾具戒之
後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

納義百歛味奉之隋定百越遂東邁

泰堅止洎嘉祥如常數引禹究成帝
問道千餘志存傳燈法輪相継闡皇
未歳煬帝晋蕃置四道場國司供給
釋李兩部各盡捜揚以藏名解著功
台入慧日礼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
於京師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
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
京華道俗雲奔見其狀則傲岸出群
聽其言則鍾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
薄示言蹤皆掩口杜辞尠能其對然
京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即而
開剖時有曇猷禪師禪門鉅鼓樹業
光明道俗陳迹創首屈請敷演會宗
大衆聞風造者万計隘溢堂宇外沗
四面乃露縟席從猶自繁擁豪族貴
遊皆傾其金貝清信道侶倶慕其芳
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
福田用既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
曇猷資於悲敬建仁壽年中曲池大
像舉高百尺繕修乃久身猶未成仍
就而居之誓當攝立抽捨衣物并託
四縁旬日之間施物連績即周莊嚴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第十張 進

時然萬映該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
有所營無非成就隋齊王暕夙奉當
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
臨第并延論士京輦英彥相從前後
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
者皆來揔集藏為論主命章陳曰以
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
辯解頤之談如此數百句王頓學士
傳德充曰曾未延鋒御寂止如向述
恐罕追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今
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粲
自号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
最先徵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
激注贍滔然無之間施體貌詞采鋪
發合席變情赧然而退於是芳譽更
舉頻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
日探取義科重令監對皆莫之抗也
王稽首礼謝永歸師傅并嚫吉祥麈
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二千
部法花隋曆告終造二十五尊像捨
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誠礼
懺又别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
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

茲及大周數舉初届京師武皇親召
[illegible]
釋宗謂于孝化門下衆以歲機悟有
聞乃推而敍對曰惟四民塗炭乘時
拯溺道俗慶賴仰澤寄以武皇依然
勞問勤懃不覺影移語久別勅僕務
更殊恒礼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十
大德綱維法務宛從初議居其一焉
實際定水欽仰道宗兩寺連請延而
住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齊王元
吉久揖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住延興
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藏年
氣漸衰屢增疾苦勅賜良藥中使
相尋自揣勢極難痊懸靈非久乃遺
表於帝曰藏年高病積德薄人微尚
蒙神散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在
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
世間紹隆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
儲后諸王並具遺啓累以大法至于
清旦索湯沐浴著新淨衣侍者燒香
令稱佛号藏加坐儼思如有喜色齊
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
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
鮮白有勅慰贈令於南山覓石龕安

置東宮已下諸王公等並致書慰問
并贈錢帛今上初為秦王偏所崇礼
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濟三
乘名高十地惟懷弘於般若辯囿包
於解脫方當樹德淨土闡教禪林豈
意湛露晞晨業風飄世長辝奈苑遽
掩松門兼以情切緒言見存遺旨迹
留人往弥用悽傷乃送於南山至相
寺時屬炎熱坐于繩牀尸不傾臭加
趺不散弟子慧遠樹續風聲及其餘
骨鑿石瘞于北巖就而碑德初藏年
位息慈英名馳譽冠成之後榮扇道
遠負象西梵言寔東華含嚼珠玉變
態天挺剖斷飛流殆非積學對晤帝王
神理增其恒習决滯疑議聽衆忘其
久疲然而愛狎風流不拘撿約貞素
之識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
簡略御衆之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
廢興江陰凌亂道俗波迸各棄城邑
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
皆收聚置于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
漸簡之故目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
宏廣咸由此焉講三論一百餘遍并

華三百餘遍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
各數十遍並著玄疏盛流於世又將
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詞云略
舉十門以為自慰夫含齒戴髮无不
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
生來宜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
見其初生即知終死宜應泣生不應
怖死文多不載慧遠依承侍奉後悟
當時敷傳法化光嗣餘景未投迹于
藍田之悟真寺時講京邑亟動衆心
入世即目故不廣叙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